

# “意义”的翻飞

□符号

中学语文课最让学生头痛的,是在课文中没完没了地去找寻“意义”:这一篇,这几段,这一句,这几个加点的词,这几个字,其中的“含义”、“喻义”、“主旨”、“用意”、“作用”、“好处”是什么。不光让老师学生大伤脑筋,也常让家长抠破头皮。有时连课文的作者也茫然。比如王蒙、贾平凹作品的“深刻意义”,据说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所答。笔者曾多次请教于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材主编的刘国正(也即杂文家刘征)先生,谈及如今教材中那些“深刻含义”时,先生听了直摇头,他也“没法回答”。

老师每天都辛勤地带领着学生在发现“意义”,学生无止歇地为“意义”而苦思冥想。书摊上一部部厚厚的《热点题集》、《题库精选》、《考题精编》、《名校题选》,无一不在“意义”上面打转转。那布满ABCD、1234、打“√”打“×”如数学考卷一样的语文试题,都一门心思在“意义”上打转转。冰心的《忆读书》,本来明白如话,自自然然,学生却要回答“第一句在文中起什么作用”,“中间一段说明了什么”,“加点的词语有什么深刻含义”,“最后一句表现了什么‘意义’”……很有点“世上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”的味儿。感受在这里是多余的,感染、感动,是不必要的。剩下的工作是冷冰冰的肢体“解剖”。多有激情活泼灵鲜的文字,一到“意义”面前,顷刻变成无知无觉的尸体标本。

“意义”变成了语文的落脚点,“意义”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不喜欢语文的根由,即使是文学爱好者也不



例外。学生作文是在艰难地进行“意义”开掘。为了突显“意义”,全班几十个人可以不约而同地去捡钱包,全年级几十人会无须动员地去搀扶老人过马路……“意义”使着孩子们一个劲儿编“神话”,疏离真情实感,怠慢真实事情。为了迎合“意义”,加大获取高分的“保险系数”。

癖好“意义”其实远不止于语文课堂,“意义”在我们的天空四处翻飞。

写小说当然不能忘记“意义”。想当年金敬迈写《欧阳海之歌》,写到欧阳海拦住驮着炮车的奔马壮烈牺牲前那短短的几秒钟,一口气写了十好几页还不见完。为了突出死的“意义”,颇令作者绞尽了脑汁搜索了枯肠。但“旗手”们仍不满意,责令其修改再三。但那“意义”仍嫌突出不够,最后只好把作者“突出”到了秦城监狱。

会议在不停地开发“意义”。大会大“意义”,小会小“意义”。主持人以“意义”开讲,与会者为“意义”表态。开幕词不忘致开幕的“意义”,闭幕词肯定总结闭幕的“意义”。剪彩、奠基着意在“意义”的开发,广告

词在“意义”上创新。

年头岁尾、新旧节日,都是“意义”的热销期。过去式、现在式、未来式,年年月月,月月年年……春节晚会的节目,以“意义”打头,轻松的氛围哪堪“意义”的重负!同当年《就是好就是好》的歌曲那样,《越来越好》“意义”突出,当然要为之优先。造假的“打假”小品,有了“意义”就可以一路放行;被“意义”团团包围的相声,就只好叫观众颊肌僵硬,受点儿委屈。

新闻采访当然以“意义”为己任。抢救落水小孩要问英雄“想到了什么”;采访世界冠军,要逼问想到谁谁感谢谁谁。有“意义”没事实支撑的也须“意义”下去;有事实支撑但与“意义”相悖的,当然要装聋作哑弃之不用。文学中有“主题大于形象”“形象大于主题”之说,报道、时评则有“‘意义’大于事实”“事实大于‘意义’”之分。坚挺的“意义”一旦离开了赖以附丽的血肉,就成了无所皈依的漂泊的灵魂。“意义”一多,“修饰语”必显拮据,就不免要“套”,要“滥”,要“撞车”。“意义”的光环不得不由此黯然。

不是职业的需要,语文老师决不至于抱着满载“意义”的《教参》当圣经;不是为了应试,孩子们谁愿意强认《教参》为最高权威。“意义”的满天飞,并不一定源于“意义”者们的无能、偏好与弱智,更多的也如当今的语文教师与学生一样出于无奈。都不愿意,又都不说,又都违心地去干。有朝一日“窗户纸”被捅破,谁还会成天念叨着那“劳什子”!

事实上我们面对着“人为意义”与“实在意义”两种存在。前者是人造美女式的“整容”;后者是水到渠成式的心悦诚服。

事实上“意义”也在不断接受检验。一时“意义”显豁未必会维系长远;不说“意义”不等于没有意义;老说“有意义”不等于真有那么多的“意义”;成天发现“意义”的人未必服膺其“意义”……与其将“意义”任意升值,四处贱卖,真还不如节制开发,郑重“发现”,防止滥用。那样,“意义”也许才会真正有意义起来。

(摘自《约瑟夫的阶级成分》,符号著,金城出版社出版)

碎碎念

## 曾经的寒冷

□刘明远

天气的冷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,吃穿无忧,冬天反倒暖和起来,寒冷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而在我小的时候,越是缺吃少穿,冬天越是冷得出奇。数九寒天,冰封雪飘,大地被冻得皴裂,河流被冻得凝固,家家屋檐上挂满晶莹剔透的冰柱。那时的冬天,真是滴水成冰,哈气成凌,冻得人无处躲无处藏。寒冷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那一年,十一岁的我考上了离家二十里路的汶上二中,小小年纪,便开始了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初中生涯。吃住在学校,每周回家背一次干粮,星期六下午离校,星期天下午返校,风雨无阻,雷打不动。在那冷如冰窖的冬天,我上身穿着一件粗布的单褂,外边是铺了一层薄薄棉花的小袄,下身穿着有大裤腰的棉裤,头上没有帽子,脖子上没有围巾,手上没有手套,脚上一双线袜,一双单布鞋。晴天还好说,赶上雨雪天可就麻烦了。别的同学冷了有棉鞋,雨雪天有胶鞋,鞋子湿了可以倒换着穿,可我只有一双鞋,无法替换。好在教室里冬天生炉子,我要等到下了晚自习,如果有加班熬夜学习的还要等他们走了,才能脱下鞋子放到火炉边上烤。因为穿得不暖和,天长日久,我的双手和双脚都被冻伤了,每到冬天手脚被冻得红肿发痒,年年反复。校医告诉我,要保护好手脚,冻伤了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可在那个年代,家里穷,兄弟姐妹多,实在没有办法啊!

白天冷,夜晚更冷。我们二十多



个同学住在一排三间的宿舍里,睡的是上下两层的木床,春夏秋冬,每

个人一个床位,到了冬季就要抱团取暖,两人一个被窝,一头一人。条件好离家近的同学从家里背来草苫子,底下有学校供应的麦秸,上面再铺上苇席子,两人各带一床被子,铺一床盖一床,再盖上随身穿的棉衣棉裤。条件差离家远的同学就没有草苫子,被子也要薄一些。尽管两人一个被窝,但每晚开始睡觉我们都要当一会儿“团长”,手脚冰凉,不好意思碰到对方,要好长时间缓过劲来才能伸展自如。我特别喜欢冬天的太阳,它不仅在白天直接送给我温暖,而且在漆黑的夜晚,躺在晒过的被窝里也同样感受到它的余温。

那年寒假过后不久,春寒料峭,冷风飏,我和邻村的一位同学踏上回家的路程。那时的蜀山湖本来已经没有水了,但由于上年秋季雨大,冬季又下了不少雪,湖里有好多积水的地方,不能像往常那样穿湖而过,只好绕道沿着几个河堤迂回而行。已经走到离家很近的地方了,不知怎么回事,泉河河堤破裂,河水流进了蜀山湖里,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怎么办呢?我们两个小孩子,不知水的深浅,又看到水面上有漂浮的冰碴子,害怕河水太凉,便知难而退,沿着河堤返回准备再绕远路回家。走出去二里多路,遇到了高年级的同学,我俩把情况如实介绍,他们毕竟年龄稍大见识较多也更勇敢些,认为从河里淌到湖里的水是随意漂流不会太深,即使凉些咬咬牙坚持一下,要比绕行几十里路强得多。于是我们又折返回去,扒掉棉裤,穿着棉袄,个子大的在前边探路,其他人接踵而行。水不深,大部分地方浸到膝盖,有一条小沟水深一些,把我们的上衣都湿了点边。河水太凉了,站在水里,简直就像掉进冰窟里,腿脚通红麻木,上下牙齿一个劲地叩击,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寒冷的滋味。回到家里,母亲心疼得要命,给我熬了姜汤,又让我用热水烫了脚。还好,只是挨冻了一场,没有惹出感冒发烧的毛病来。

寒冷是一种磨难,更是一种锻炼。现在,我真盼望冬天再寒冷些,每年有一段大雪封门的日子,杀灭引起人们疾病的细菌,冷却一下人们浮躁不安的心情。

名家言

# 富豪的“能量”

□宋志坚

几乎每天早晨都先在楼下草坪上活动,尔后再去公园散步。也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遇到一个女子在草坪上遛狗。

那天早上,遛狗的女子换了人,年龄与个子都比原先那位大,我只见到这样一次,此后就复原了。我问那女子,那天来遛狗的是你什么人?她回答说:“是我老板娘。”又问:“是你住在老板娘家,还是老板娘来你家?”回答说:“我住在老板娘家,她家的人很多。”

这使我感到纳闷。遛狗本是一种休闲,尽管这条狗的身价也不会低,但谁会花钱买一条狗,再专门雇人来遛呢?而且我们这代人几乎都是一对夫妇一个小孩,“她家的人”怎么会“很多”?于是又问:“亲朋好友都住一起吗?”回答说:“都是他们自己家的人。他们只有一个儿子,孙子却有五个呢!”原来,她的“老板”是个房地产商,我们这个住宅小区就是他开发的。“有钱怕什么?超生了,就交罚款呗。”那女子说。

这番对话给我的震撼不小。谁都知道,二孩政策刚刚放开,在此之前,超生一胎,就能使人诚惶诚恐,坐立不安,人家却是一超就是四胎。都说“金钱不是万能的”,如今看来,至少也是“千能”的,或许还可高达“八千能”、“九千能”呢!不仅一对夫妇只生



一个孩子的规定可以为“钱”所破,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女人的法律——正规的说法是“一夫一妻制”——也有被“钱”消解的:“二奶”这个词汇的出现,就足以证。

以此类推,倘若富豪犯的法,是否也可以钱减刑?倘若富豪杀了人,是否也能以钱抵命?如此等等,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,岂不会大打折扣?

曾经看到有人写文章说:你再富有,也不能把一个城市搬到自己家里去。拜读那篇文章时,我就有些不以为然,感到这话就像“我要是当皇帝,就天天吃油条”那样缺乏想象力。人家不能把一个城市搬到自己家里去,却能把一个城市买下来,当自己的家,他要怎么摆弄就

怎么摆弄。我们还曾有“富可敌国”一说呢!

据报道,中国超级富豪人数,已经超过美国,位居世界第一。有人为此津津乐道,我却忧喜参半,甚至忧大于喜。且不说富豪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与中国人均收入的关系,富豪财富来源之合法与非法的比例,就是富豪财富之能量也有正负之分。

倘若以钱炫富,随心所欲,以钱“破”法,胡作非为,这种富豪的能量,只能说是“负能量”,对于社会的公平、正义与和谐,破坏性极大。倘能以钱扶贫,以钱助学,以先富带动共富,效力桑梓,回报社会,这种富豪的能量,方才是“正能量”。

中国富豪的数量位居世

界第一,中国超级富豪的素质从总体上说还很难令人恭维。当然,我说的不是“总体上”,并不排斥也有相当一部分富豪,正在让自己的财富释放出利国利民的“正能量”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引有“阳虎”的一句话,叫做:“为富不仁矣,为仁不富矣。”这个“阳虎”,大概就是《论语》中的阳货——司马迁的《孔子世家》,也将“阳货”写作“阳虎”——“阳虎”年长于孔子,孔子与“阳虎”关系不是太好,但孔子说过: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很有点“为仁不富”的节操。可见,“为富不仁”之作派,在那个年代就为人所不取。

我想,这大概与某些人所谓的“仇富”无关。